



One Hundred  
Classic Works of the  
World Literature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# 海 涛 诗 集



文海文华出版社

# 海 涅 诗 集

[德] 海 涅 著  
魏家国 译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涅诗集 / (德) 海涅 (Heine, H.) 著; 魏家国译。· 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1999.6  
(世界文学名著百部)

ISBN 7-80094-714-9

I. 海… II. ①海… ②魏… III. 诗歌-作品集-德国-近代 IV. 1516.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15137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100021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

\* \* \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9.5 字数 227 千字

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

## 两个士兵

俄罗斯俘虏的两个士兵<sup>①</sup>，  
正踏上归途返回法兰西。  
他们经过德意志国境，  
个个疲惫无力，垂头丧气。

法兰西已土崩瓦解，  
帝国大军已仓皇败逃，  
皇帝陛下已被俘入牢，  
痛心的消息在他们耳边萦绕。

两个士兵哭成一团，  
这消息怎能不教人伤心哀号，  
一个士兵说：“我的伤口又复疼痛，  
全身剧痛实在难熬。”

另一个说：“一曲告终，  
我跟你同归于尽，  
可我有妻室儿女，

---

① 1812年法军入侵俄国，战败，许多法国士兵被俘。

我离开人世，他们会惨遭不幸。

“妻室儿女我已顾不了，  
我应这样的请求为好，  
皇帝陛下已在劫难逃，  
妻儿们饥肠辘辘只有去乞讨。”

“兄弟，答应我的祈求，  
如果我现在身亡，  
请设法把我的尸体带回，  
埋葬在法兰西国土上。

“红色绶带上的红十字章，  
请放在我的心上，  
让火枪握在我的手上，  
佩剑挂在我的腰旁。

“我要像站岗的哨兵，  
躺在坟墓里也要凝神谛听，  
马蹄声响，战马嘶鸣，  
伴和着那隆隆炮声。

“那时，我的墓地上驰过皇上战骑，  
利剑闪亮，兵器铿锵，  
那时，我会跳出墓穴，全副戎装。  
保卫陛下，保卫皇上！”

文学外，在绘画、戏剧，特别是音乐方面，他都有精辟的见解。《法兰西现状》、《论法国舞台》等都是他在这方面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。

19世纪30年代，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渐趋成熟，创作上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这阶段以政论文为主，代表性著作有《论浪漫派》(1833)和《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》(1833)。《论浪漫派》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：德国的浪漫派诗人不是“活着的诗人”，而是“死亡的诗人”。他认为，诗人不能想入非非，不能离开现实大地。《论德国的宗教和哲学的历史》不仅具有强烈的政论色彩，而且具有深邃的哲学思想和敏锐的政治远见，这是一篇颇有学术价值的文章，其主要意义在于指出了：德国古典哲学是德国未来政治革命的准备。海涅的这一见解受到恩格斯的高度评价，海涅应是第一个察觉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意义的人。

19世纪40年代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德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，人民群众日益觉醒，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，孕育着一场革命，这时期他的思想和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，成了杰出的政治诗人。这时期有两件重大事件对海涅产生了深远影响，1843年底结识了马克思，1844年爆发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。

1844年他写作了杰作《德国，一个冬天的童话》和最有代表性的作品《西里西亚纺织工》。

诗人凭着自己的战斗历程赢得了进步人类的热爱与尊敬。从诗人柯岩女士在“海涅190周年诞辰纪念会”上朗诵的诗歌中，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海涅非凡的一生，不朽的业绩：

“世上有多少诗人贪求声誉/写出时髦而媚俗的诗句/为

了一顶诱人的桂冠/不惜向权贵卑躬屈膝。”

“当今有多人诗人梦想不朽/据说是只写给未来的世纪/终日用没有谜底的谜/编织着一件件皇帝的新衣。”

“而海涅，你/没有追求不朽/没有追求声誉/你用真诚和朴素的诗句/歌唱自由、进步和友谊/你用纯洁的灵魂/热烈的追求真理/于是，你像和火焰一般的海涅啊/就和自由与真理永存/就永远和进步人类在一起。”

不可忽略的一点，是应当认识海涅的为人品德，他是一位启迪后世的诗人。仅就他和歌德的关系当可窥见一斑。无庸置疑，他们两人都是伟大的诗人，泽及后世。可是，就为人而言，两者殊异。歌德比海涅年长 48 岁。当海涅在文坛崭头露角时，歌德已进入硕果累累的苍苍暮年。按理作为前辈老人，文坛巨匠的歌德应伸手，对后起之秀大力提携，热情扶植，可是事实不然。海涅曾怀着景仰之情专访歌德，满腔热情地把自己的诗集面呈歌德老人，希望得到指点与鼓励，谁知歌德却认为海涅自大，对他冷若冰霜。以后，海涅不止一次给歌德写作，表示仰慕之，而歌德却无所反应，难怪乎海涅后来说，歌德害怕正在成长的巨人。受到冷遇的海涅，后来经过自己的艰苦奋斗，终于成了别具一格的伟大诗人，令人特怀敬意。

对歌德的为人，海涅自有一番隐情。可是，在歌德垂暮之年，特别是歌德去世以后，德国文坛上掀起一股反对歌德的浪潮，极右派和极左派联合起来反对歌德。这时，海涅并未计较个人恩怨，挺身而出捍卫歌德，表彰他为德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所作的贡献，把歌德称作“文坛的君主”，把他称作拿破仑。

海涅肯定诗人歌德的作品，从来没有攻击过作为诗人歌

德的作品。如果说他议论过歌德，那就是恩格斯评价歌德的“庸俗”一面，即使如此，海涅也只是在私人信件里说过几名责备话罢了。

海涅不仅是伟大诗人，他作为文艺评论家，掌握的批评尺度，可谓分寸适宜，有其独特的鉴别能力，尤其可贵的是他所具有的宽广胸怀和高尚品德，他没有因个人恩怨而卷入反对歌德的浪潮，他没有以个人的好恶来左右自己的判断，不受当时的政治气候影响，对别人的辛勤劳动，实事求是地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。海涅在《论浪漫派》里嘲笑德国浪漫派首领奥·威·施莱格尔和他的弟弟弗·施莱格尔致力于传播“新的美学教条”，“给未来的艺术作品开药方”，可是另一方面他却充分肯定奥·威·施莱格尔和蒂克的莎士比亚著作德译本，此外，他还赞赏奥·威·施莱格尔的语言，这就是他公允评论的一个很好凭证。

## 二

海涅诗歌有三大部分，第一部分就是1827年出版的《诗歌集》，收集了他青年时代的爱情诗，在20年代后期和整个30年代都很少写诗，主要精力用于撰写政论文章。直到1841年秋才又拨动抒情的琴弦，写了长诗《阿塔·特罗尔》。40年代是德国政治抒情诗的黄金时代。1844年9月中旬，他的诗歌的第二部分《新诗集》出版，著名长诗《德国，一个冬天的童话》也收入其中。1848年诗人瘫痪在床上，但他并没忘记自己的天职，写下了许多精美的诗篇，这就是他的抒情诗的第三部分《罗曼采罗》。

这本《海涅诗选》译本的内容，基本上绝大部分是从《新诗集》里选译的，从篇幅上说，是以长诗《阿塔·特罗

尔》和长诗《德国，一个冬天的童话》为主体，加上《时代的诗》中一些优秀诗篇组成，但也包括《诗歌集》中的《两个士兵》和《罗曼采罗》中的一些诗篇。

很显然，《诗歌集》的爱情花朵也有着社会批判的内涵和社会政治内容。至于《诗歌集》中的《两个士兵》（也有人译为《两个掷弹兵》）是一首和爱情诗格调迥然不同的，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向的诗歌。海涅在这首诗里借两名在俄罗斯被俘、得以生还的法国士兵之口，说出了他对拿破仑的一腔崇敬之情，和对未来革命胜利的向往。法国大革命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新风吹进了莱茵地区，“拿破仑法典”砸烂了封建枷锁，解放了广大人民群众，特别是犹太人，海涅家乡的人民对拿破仑的感激之情真是不言而喻。

1815年拿破仑兵败后，欧洲封建复辟，因而人民由于对现实的反感，自然也会更加怀念拿破仑这样的历史人物。《两个士兵》还有《鼓手长》都说明，海涅对拿破仑麾下的小人物的感情所在。由此可见，他的《诗歌集》中的爱情苦恼虽然还有余响，但是主旋律已在向金鼓之声转变，这位歌唱夜莺、玫瑰的抒情诗人，日后完全会成为剑和火焰般的革命诗人，他的诗泉将会涌出更多千古绝唱的战斗诗篇的。

1830年海涅在北海赫哥兰特岛上养病，听到法国七月革命的消息后，深受鼓舞，写出了革命颂歌：“我是剑，我是火焰……”同时发表了如下热情洋溢的谈话：“我是革命的儿子，我要重新拿起所向披靡的武器……我要头戴花冠去作殊死的斗争。我要唱一支歌，话语犹如燃烧的群星，从天空落下，烧毁宫殿，照亮茅屋……我欣喜若狂，放声高唱、剑和火焰。”诗人对人民和统治者爱憎分明，显然他越来越不能为德国统治者所容忍了。由于海涅的一系列进步观点，

## 罗 累 娜<sup>①</sup>

我不知道，为什么  
心情这样凄怆；  
一个古老的传说  
在我脑海里久久回荡。

莱茵河静静流淌，  
暮色苍茫，晚风清凉；  
山顶映照着一抹霞光，  
西天正沉下一轮残阳。

一个美丽绝伦的少女，  
端坐山崖，神采奕奕；  
她梳着金黄色的头发，  
头上的首饰金光闪烁。

她一面用梳子梳啊，  
一面口里吟唱着小曲；

---

① 罗累娜是莱茵河畔的一座山崖，高约 32 米，据民间传说，罗累娜原是一个美丽绝伦的魔女，也许是她的故事发生在这儿，因此这座崖取名“罗累娜”。

那优美的旋律啊，  
使人们分外喜悦。

扁舟上的船夫，  
被歌声陶醉得若痴若狂；  
他哪里还会把险礁察看，  
一味把视线向高处遥望。

谁知道，一阵波浪  
颠覆小船，船夫身亡；  
罗累娜的歌声啊，  
给人们带来了灾殃。

## 渔舍旁

大海茫茫，  
我们在渔舍旁眺望；  
晚雾迷蒙，  
向高空飘荡。

灯塔上灯火  
逐渐光亮，  
一片帆影  
浮现在遥远的海上。

谈起风暴和海滩，  
说起海员的生涯，  
在水天之间  
恐惧和欢乐伴随着他。

我们谈起遥远的海岸，  
闲话地北和天南，  
聊起一些奇异的人群，  
还把离异的习俗叙谈。

恒河旁花儿飘香天气明朗，

巨木参天，枝叶繁茂，  
那美丽、平静的人们  
跪在莲花前祈求神佑。

拉普兰<sup>①</sup> 人肮脏龌龊，  
身材矮小，其貌不扬，  
烧烤生鱼，围着柴火，  
说起话来尖叫乱嚷。

姑娘们聚精会神，  
大家都默默静听，  
船桅在夜色中消逝，  
更深人静夜色深沉。

---

① 拉普兰属北极地带。

## 《哈尔茨山游记》序诗

黑色外套，丝质长袜，  
洁白的袖口大方斯文，  
温柔谈话和拥抱接吻——  
啊，愿他们都有爱心。

怀中有颗心，还有爱情，  
心中激荡着温馨的爱情，  
啊，那单调歌声折磨我，  
一派矫揉造作的痛苦情。

我要攀登上那高山峰顶。  
那儿有朴素无华的茅舍，  
那儿可以自由敞开心扉，  
那儿微风吹拂惬意自在。

我要攀登上高山峰顶，  
那儿耸立的枞树碧绿，  
潺潺流水伴着鸟儿欢歌，  
孤傲的浮云荡来飘去。

再见吧，亮堂的客厅，

狡猾先生！狡猾女士！  
我要登上那高山峰顶，  
带着微笑向你们俯视。

## 薄 暮

我坐在昏暗的海边，  
满腹忧思，分外凄怆。  
西沉的斜阳  
把血红的晚霞撒遍海上，  
海潮从远处送来  
雪白的浪花，  
越来越近，澎湃汹涌，  
奇异的声响，低语，巨响，  
畅笑，自语，呼啸，呻吟，  
还有催眠曲似的隐约歌唱，  
遗忘的传说在耳边回响，  
动人的童话属于远古时光，  
在那孩提时代，  
邻居小孩把故事对我讲，  
每当夏天傍晚，我坐在门前的石阶上，  
一颗童稚之心什么也不想，  
蹲在地上静静地听讲，  
机灵的眼睛闪着好奇的目光。  
姑娘们，坐在  
对面的窗户旁，  
依偎着花盆，闻着芬芳，

那一张张蔷薇色的面庞，  
露出微笑，在月光下闪亮。